

那些年 交大一舍的故事(二)

交大白宮一舍的故事

文：宣明智(電工62級)

Story

現在位於交大博愛校區的「交大創新育成中心」，是古早以前的「交大一舍」，那時一舍有個響噹噹的外號叫「白宮」。

交大畢業三、四十年以上的學長回到母校，總會特地去看一看白宮，那是當年他們就讀交大時，與同學好友朝夕相處的地方。

我們請那個年代的學長，為我們說說「交大一舍的故事」。



疏忽燭火，險釀火災

當時宿舍規定十二點就要熄燈，時間一到，舍監教官把總開關一拉，宿舍燈火全熄。但是十二點實在太早了，有時候就是睡不著覺，我們就會點起蠟燭。蠟燭算是我們共同的標準裝備，倒不是想要學古人秉燭夜讀，這太假了，坦白說，我跟「用功」可是沾不到一點邊的，倒是常常秉燭「練功」看金庸武俠小說，或是幾個人在一起瞎扯聊天，或是自己搞東搞西，弄一些有的沒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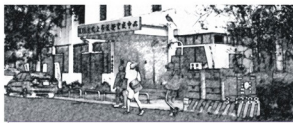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一快放暑假前的一個晚上，我點起蠟燭後，把它黏在熱水瓶的蓋子上面，這個高度照起來的範圍和亮度剛剛好，過了一會兒我轉出房間，看到有同學在別間寢室聊天，就參一腳去湊熱鬧。大夥兒聊開來，哪裡還記得房間裡還點著蠟燭的事，結果蠟燭就一直燒，燒壞了蓋子，整個塑膠熔燒掉到桌子上繼續燒。

等我回到房間時，桌面早就不知道燒了多久，幸好沒釀成火災，不過房間裡殘留著陣陣燒焦味。房間裡光線太暗，我也沒能做什麼，也沒管太多，只想先睡覺再說。第二天醒來一看，哇！

不得了，桌面可真是燒了焦黑一大塊，這下可慘了，破壞公物可是非同小可的事。

這下子怎麼辦呢？就跟大部份闖了禍的人一樣，先想該如何淹滅證據再說。我到學校餐廳「借」了一根湯匙，用力刮除焦黑的桌面，結果刮出了一片小凹槽，總算把焦黑的部份完全滅跡了，然後用厚厚的微積分課本蓋在凹槽上面，先拖一陣子再來處理。

但是，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一個暑假放回來後，不一定還是住這個房間，萬一換別人住，肯定會被發現，便立刻找好同學一起想辦法來遮掩跡證。幸好同班同學吳及雱很聰明，他跟我說：「小豆（我的綽號），你可以如此這般，看看能不能唬弄過去。」於是我們跑到大同路玩具批發店，找一些顏色和桌面類似的塑膠玩具，帶到化學實驗室，拿化學溶劑把它溶一溶，然後倒在桌面的那片凹槽裡舖平，等到冷卻後，還真有那麼一點效果。等到暑假回來後，好像也沒有人追究桌子的事，時間一久，我才慢慢的放下心。



晚歸爬窗，嚇壞同學

宿舍不只規定晚上十二點熄燈，連鐵門也要關閉，要命的是，一樓的房間都有裝鐵窗，二樓以上才沒有鐵窗，如果出去混太晚回來，就只能硬著頭皮去找教官開門，或是自己想辦法。

有一次，我去清大附近打彈子，美好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，一時沒留意時間，結果回來時鐵門已經深鎖。無奈地摸一摸冰涼的鐵門後，我來到位於宿舍尾巴的廁所，廁所一樓有鐵窗，二樓的廁所則沒有裝鐵窗，我先提一把真氣，幾步助跑，跳上去，趴一聲！我雙手往鐵窗緊抓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我人已掛在一樓廁所的鐵窗上，有一點小撞擊，沒能像蜘蛛人一樣輕巧自如，但還算撐得住場面。結果一趴上去的時候，正好撞見同班同學李能松在一樓廁所小解（他目前在冠捷科技擔任顯示器事業部總經理，過去在聲寶幹了很長一段時間），昏暗四目相交，他沒料到深夜窗口竟然掛了一條黑影，著實受到不小的驚嚇，於是我趕緊出聲跟他說「李能松，是我啦！是我啦！」穩住局面後，我繼續往上爬，順利從二樓翻窗而入，還趕緊下樓去找他，給他

壓壓驚。

李能松和周吉人都是班上很認真讀書的模範，而且又樂於幫助同學。2008年我回交大參加校慶時，特別把他們二人請上台，跟他們兩位鞠躬致謝，如果沒有他們兩位，我大概沒辦法如期畢業，因為每次考試前，都是他們兩人幫我趕夜車，臨陣磨槍補習的。

對於考前找人補習，我是有策略的。第一個是同時要找三位同學幫我惡補，因為我平常太不用功了，幾乎每一科都要臨時抱佛腳，考量到沒有一位同學有那麼多時間能被我賴著，所以一定要找三位分攤一下。第二個原則是不要考得太好，免得意外考得比他們好，只怕將來沒人願意幫我補習了。

仁心救鴨，不翼而飛

有一次我們去清大成功湖划船，看到一隻鴨子被困在荷花叢裡出不來，看牠一付又驚恐又飢餓的樣子，可能被困好幾天了。我們一時大發慈悲，船頭一掉，划過去幫牠解圍脫困，還佛心來著把牠帶回宿舍供養，到餐廳拿米飯泡水餵牠，過了幾天，那隻鴨子竟然憑空不見了...

後來聽說是隔壁寢室到皇帝殿烤肉的時候，把鴨子一起帶去了。

匿名筆友，爆笑內幕

現代的學生流行掛在Facebook上，在網路上交朋友，我們那時候連PC都沒有，只有少數文筆不錯的同學可以投稿報紙藝文版，或者是登一些雜誌，皇冠啦、文壇啦，當個文藝青年，出出風頭，而大多數人熱衷的則是交筆友。

對於現代的學生而言，恐怕連「交筆友」是什麼都沒聽過，但是我們那時候交筆友的風氣相當興盛，而且只要說「住交大一舍、學什麼什麼的」，哇！就會收到很多筆友來信，可見得交大招牌之響亮。

那時候有一間寢室，他們幫自己的寢室取了一個共同的筆名代號，不是什麼長江一號、蘇格拉底之類，而是把四個人的名字重新排列組合，取了一個叫「陳集義」的筆名，我猜應該是由陳領、陳錫昌、倪集熙、王遵義組合而成。這位「陳集義」先生因為名字意涵好、交大的，又是主修電工，所以筆友信件有如雪片

紛飛而來，收到這麼多的筆友來信，他們四人就平均分配，每個人都有負責的quota要回。

另一個故事是郭鈞章告訴我的。他有個同學常在徵筆友，每次都神祕兮兮的猛寫信，有一次他偷瞄到這位同學不是用本名交筆友，而是另取筆名。郭鈞章覺得這小子總是神祕兮兮的，躲在一角寫信的場景看起來很好笑，就想要整整他，出一下他的糗，就聯合另外二位同學，取了一個女生的名字跟他當起筆友。

他們還真有惡搞的本事，模仿女生娟秀的筆跡，在信中大聊理想、抱負，而「她」所仰慕的青年，竟然絲毫不差地符合這位同學的類型與模樣。信通了沒多久，這對筆友就談到有機會不妨見個面，增進彼此的了解。這一天很快的就來臨了，要約在哪裡見面呢？就約在華語學院門口吧。

郭鈞章三個人強忍住笑，在一旁靜悄悄等著看好戲登場，看這傢伙那天一早就很興奮，刻意盛裝打扮，穿得人模人樣，還不時哼起愛情小曲。看看時間差不多，他們三人就先去偷偷躲在華語學院牆角後面，看著這傢伙手



裡拿著信物中央日報(現在已停刊)藝文版，在那邊東張西望，晃啊晃地，有時還用沾了口水的手掌去壓一壓翹起的幾跟頭髮，這一切看在他們三人眼裡，簡直就是太爆笑了。苦等了一個鐘頭，「她」還沒有現身，這傢伙真癡情，雖然有點坐立不安，脖子不停地轉來轉去，但還是決定繼續等下去，最後郭鈞章三個人躲在牆角後面躲得太辛苦，也實在憋不住了，終於爆出一陣狂笑，這才穿幫了。

郭鈞章是馬英九總統的高中同班同學，也是當時騙我進交大的人。當年他回建中去拉學弟填志願，一直強調交大有多好玩多好玩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說，「你知道嗎？我們高中念了那麼久，念大學就是要輕鬆一下！交大天天有舞會。」還說，「你絕對不能去清華，清華都是18K開始的，18K就是一天K18個鐘頭的書，也有20K的，你運氣不好進到那特難過的班，24K都不夠！」他就這樣把我騙到交大，不過我被他騙得很心甘情願。

想游泳嗎？來裸泳吧！

當時的交大硬體設施很差，沒有游泳池，連新竹中學都比不上。班上同學有一天要喝大家去

游泳，大夥兒就跑到一舍右邊的新竹中學去游。因為交大沒有游泳池，所以同學根本沒有游泳褲，就這樣，大家脫了褲子就游起來，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個人吧，在那裡集體裸泳。

許金榮（現任漢民總經理）從高中就跟我同班，大一跟我住同一間寢室。有次一位女記者跟許金榮說，她是在交大學游泳的，結果許金榮就說，「我們交大沒有游泳池啊！」當場羅達賢便接腔說，「學長，你畢業以後就有了啦！」

空中橋牌，高來高去

那時候因為沒有別的娛樂，所以大家都喜歡打橋牌。我住的寢室是四人一間，推門進寢室，左右兩邊各有二張上鋪，床鋪下面，每人有一張貼著牆壁的長桌和一個衣櫃。這種長條書桌根本不能用來打橋牌，於是我們就把窗子卸下來，架在左右兩個上鋪上當牌桌，像架空橋似的，然後四個人就蹲在上鋪打牌。

但是拆拆裝裝那個窗子太麻煩了，後來大家就去「借用」公布欄的玻璃來取代，只要一開學，公布欄的玻璃統統不見了，原來都被各個寢室借走，藏在寢室裡

面備用，好在也不沒有人去打小報告，在交大，我還沒看過會打小報告的人。

武俠世界，集體沉浸

當時水源路彈子房的斜對面有家小說出租店，某天我跑去租武俠小說，拿出學生證來抵押，老闆一看到我的學生證就說，「你爸爸是不是誰誰？」我心想，完了，被逮到了。原來，他是我父親以前的部下，曾在我家幫忙做過長工，後來我父親把他介紹到北大路的天主堂，他就在新竹落戶，開了小說出租店。

別人租武俠小說都要押證件，他對我說，你就拿回去好了，隨便你拿。從此我就成為武俠小說的大盤，每次一口氣就租一大套回來，四個人躺在床上看，下面四張桌子還有別的寢室的人坐著看，一本看完就丟給下一個人接著看，大家一起練功，一起沉浸在武俠的世界裡。

晚起的鳥，好料打撈

有時候我們蹺課，睡到接近中午才起床，下了床就直接去餐廳吃中飯，結果發現提早去餐廳有好處，因為大鍋湯裡面有好料可以撈。

湯鍋鍋底有大骨頭，大骨頭上還帶著很多肉，這些肉熬久了真是爽口美味，尤其是不用錢，憑本事撈的，那個滋味就更棒了。結果我們每個人都練就一手漁撈的好工夫，如果你很快就舀起來，那就空了，要感覺到…有什麼東西，慢慢移動，然後撈上來，還有些同學自稱是交大電工系漁撈組的，誇口技術了得，連海洋大學科班出身的都比不上。

我記得同樣的事情在工研院電子所也發生過，結果楊丁元建議，為了避免大家都想提早下班去吃飯，這湯勺得要裁得短短的，因為短湯勺只能撈到表面，就撈不到下面的好料了，只有晚下班的人才能水落石出撈到好料。但是我們就雞蛋裡挑骨頭說，「如果是魚丸湯的話，魚丸會浮在上面，短勺子就解決不了問題。」

足球冠軍，白宮揚名

我們那時候有足球比賽，白宮的學長們都相當熱血，特別安排密集訓練，每天早上還集體跑步，從宿舍前面起跑，繞東門城回來，然後再繞博愛校區另一邊一圈再回來，最後白宮代表隊技



壓群雄，拿到了足球冠軍。

誠徵代課，麵加滷蛋!

如果星期一還不想從台北趕回新竹上課，就得蹺課，但通常星期一的軍訓課教官肯定會點名，於是就出現請別人代課這個市場需求。

偶爾可以在佈告欄看到「徵代課，牛肉麵一碗加蛋」的徵人啟事。幫忙代上軍訓課的人，點名點到時，他就要頭低低的答「有」，有時候倒楣被教官揪出來，這個代課便不算數，那牛肉麵加蛋也就沒有了。不過後來雙方會議價，蛋沒有了，但麵還是要吃。

漲價無理，抗議抗議!

我們那時候在學校包伙，一天只要十塊錢，兩塊錢早餐，四塊錢中餐，四塊錢晚餐，沒吃還可以退錢。

當年陽春麵一碗只要兩塊錢，牛肉麵三塊錢，其實真的是很便宜，但是有一次附近麵店說要漲價一塊錢，我們居然寫了「抵制奸商」大字報貼在佈告欄，控訴說麵店老闆賺那麼多錢還要漲學生的價，沒有天理啊！抗議啊！還發動大家不要去他那邊吃麵。

後來因為我們拒吃，店家就投降了，把價錢調整回來，只不過肉變薄了、麵變少了，算是順應客戶需求，客戶導向吧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真的是覺得很驢，少年人不知道做小生意的辛苦。

早餐體驗，薄膜技術

當時宿舍正對面有一家雜貨店，是一位老太太經營的，我們管她叫老巫婆。而學校後門對面郵局旁邊，有一家老先生開的早餐店，我們便稱他是老巫公。

很多人都跑到老巫公那邊去吃早點，這家店的專長是什麼呢？就是用全世界最小的蛋，煎出全世界最大的荷包蛋。他那個薄的工夫真是了得呀！所以那時候，我們就已經見識到什麼叫薄膜技術（thin film）的高科技了。

老廣包伙，誤食香肉

我們有七個高中到大學都同班的同學，再加上附中的吳及雱跟我們一起混，我們就紅橙黃綠藍靛紫黑八個人每人一色，號稱「十八尖山的色狼」。

一舍對面有幾間簡陋的房子，裡頭有雜貨店和幾家餐廳，其中有一家是老廣開的。大一下學期，有一段時間我們八個人不包

學校的伙食，而跑去老廣的店包伙。如何包呢？我們去跟老廣談合菜的business model，就是八個人中午及晚上約好時間到那邊集合，以合菜的方式大家一起吃飯，這樣和一個人一張盤子吃自助餐的方式不同，感覺比較不一樣，有家人同桌吃飯的味道。



某天中午，我們在那邊吃飯的時候，發現平常在桌腳轉來轉去的小狗怎麼不見了？一問之下，老闆回說，「都在桌子上啦！」原來這老廣把狗殺了，還當成是好料做給我們吃。我們知道了之後，每個人都吃不下！

不過事後我們還是繼續跟他包伙，因為錢都繳了啊！其實他也是好意，但是我們實在吃不下…這好料！

山伯棋戰，改制取勝

另外，我們還有一個「五人一雞」的包伙方式，這是由邱羅火學長當伙食委員時發明的。當時他很認真，從買材料，怎麼整批議價，怎麼弄到新鮮貨，都很有一套，所以我們大家都吃得很好。有時，他想加菜，就五個人領取一隻雞，這五個人就湊在一桌共享那隻雞，比較有家庭用餐的感覺，所以他的政績就叫做「五人一雞」。

林文伯住在交大白宮的時候，常常被清大的沈君山邀去下棋。林文伯早就很厲害了，但是他跟沈君山下棋老是輸，為什麼輸呢？因為他不趕快下，就趕不上宿舍關門時間，只要時間越晚，他就越急，因為他不像我會爬牆…

阿伯也知道事實上他是有實力贏的，結果，阿伯很聰明，他去買了一個下圍棋的計時器放在旁邊，和沈君山約定思考的時間限制，之後他就開始贏啦！所以，許多事情是制度的問題，必須要從制度上面做改良，阿伯學長那時候就是由改良制度下手，然後就可以贏棋了。



教官您好，我睡不著

我的寢室隔壁是舍監教官的房間，我們樓上有幾個學長很扯，只要教官在宿舍，他們就會故意在上面鬧來鬧去、蹦蹦跳跳，發出很吵鬧的聲音，有時還會拿啞鈴在地板上滾來滾去，吵得教官睡不著。

到了大一下學期，我對環境比較熟悉了，也開始作怪，想著要怎麼樣跟教官對抗的點子。等教官十二點關掉總開關上床後，我們就把總開關打開，享受一下燈火通明的滋味。後來教官索性在總開關箱外加上一把鎖，讓我們無法得逞，但是我們硬是想辦法打開那個鎖，逼得教官換過更大的鎖。

後來，我們開鎖把電源打開之後，還順便換上一把我們的鎖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讓教官無可奈何，也戳一下教官的權威。那時候是沒有監視器的年代，教官根本查不出是誰幹的，而且白宮裡比我皮的人多得是，個個都有嫌疑，我不會是教官眼

中嫌疑最大的那個。

這些記憶裡年少輕狂的趣事，回想起來都歷歷在目，轉眼間，當年一起調皮搗蛋的同學們，各個都已事業有成，成為對國家有貢獻的人。畢業三十多年，我們還經常聚在一起，聊聊當年的蠢事，也沒忘了感謝交大給予我們的培育，除了教室裡面知識的傳



授之外，在校園裡和宿舍裡，同學間的相處、相知，到畢業後在事業發展上的互相扶持，都深深地影響了我們。

我自從邱羅火學長手上接棒擔任交大校友會理事長以來，就積極地推動校友之間的互動和互助，期望將交大的良好傳統傳承下去，讓所有校友成為彼此的貴人。友聲